



左氏會箋

〔目〕竹添光鴻



四川出版集團

巴蜀書社

左氏會箋

〔目〕竹添光鴻



春秋經傳集解成下第十三 杜氏 盡十八年

竹添光鴻會箋

經

十有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

正月公在晉不書諱見止箋曰龜井昱曰三春不歸則書正月公在某例也

襄二十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夏五月公至自楚昭十六年夏公至自晉傳曰春王正月公在晉晉人止公不書諱之也可以徵焉杜恐失考此經雖以三月歸廟之春朝不廢也莊六年秋公至自伐衛僖十七年九月公至自會亦皆踰年而歸者也然以伐致以會致蓋是別例不書正月公在某非所論也征伐會同固當有多涉日月者春秋朝見其事不同傳之所示特以國致者也飲至書至例再發一至自會一至自伐故也既稱凡公行以示義猶爲征伐嫌異例故重發之公在某之例獨於以國致者舉之而於伐與會未始一言其爲別例必矣

晉侯使卻欒來聘己丑及卻欒盟

卻欒卻克從父兄弟箋曰來聘而盟皆公盟

之也如成三年及荀庚盟及孫良夫盟襄七年及孫林父盟襄十五年及向戌盟于劉皆不書公例也世本卻豹生冀芮芮生缺缺生克又云豹生義義生步揚揚生州州卽欒也如彼文則欒與克俱是豹之曾孫故服虔以爲從祖昆弟杜云從父兄弟父當爲祖字誤耳

夏季孫行父如晉

箋曰不書蒞盟者直

受及卻欒盟句文複事重故略也既書報聘則蒞盟不必書僖三年公子友如齊蒞盟主蒞盟也文七年如莒蒞盟定十一年如鄭蒞盟二國非我卿所聘故當書盟也

秋

叔孫僑如齊冬十月

十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二人以公爲貳於楚故止公

箋曰四年公欲求成於楚而叛晉季文子諫而止其謀蓋至此而漏也

公請受盟而後使歸

前年七月公如晉弔至是乃得歸

箋曰公送葬後猶留五月蓋待糴茂之反也已則求成而禁人之貳可恥已

卻犖來聘且涖盟

公請受盟故使大夫來臨之箋曰

晉侯在喪義不得盟諸侯傳載平公之喪子皮請見新君晉人辭子產相鄭伯如晉晉以魯喪不見則晉侯之不盟公非故卑魯也

聲伯之母不

聘

聲伯之母叔肸之妻不聘無媒禮訪也引春秋傳云女爲人妾妾不娉也玉篇娉娶也廣韵同是古以娉爲娉娶字

箋曰釋文聘作娉云本亦作聘說文娉問也聘

穆姜曰吾不以妾爲姒

昆弟之妻相謂爲姒穆姜宣公夫人宣公叔肸同母昆弟箋曰爾雅男子謂女子先生爲姊後生爲妹

女子同出謂先生爲姒後生爲娣同出謂同一父所出也其先生者男稱之爲姊女稱之爲姒後生者男稱之爲妹女稱之爲娣姊妹者男子於女子之專稱姒娣者女子於姊妹之專稱通之則女亦可同男稱衛女之詩遂及伯姊是也男亦可同女稱列女傳魯子皮之姊號公乘姒子皮與之言皆稱曰姒是也推之則於諸父諸母所出亦同此稱從父姊妹從母姊妹之等是也惟女子謂姊妹爲姒娣故妯娌相稱卽據其年之長少以姒娣呼之親之若姊妹也而繫以婦曰姒婦娣娣別其非同生也自孫叔然誤解同出爲俱嫁事一夫郭景純因之不知娣是女妹定名不待嫁事一夫始名娣也果以姒娣爲同嫁一夫者妯娌何以稱姒婦娣婦如曰妯娌須繫以婦穆姜謂聲伯之母子容之母謂叔向之妻何以止稱曰姒況謂妻之姊妹同出爲姒同出文同義豈宜異但兄弟之妻本非親串同自外來親之若姊妹而互相敬曰姒也賈鄭皆云兄弟之妻相謂爲姒言其相謂皆舉長者之稱稱之所以爲讓也說

生聲伯而出之嫁於齊管于奚生二子

而寡

箋曰男女並謂之子卽下外弟外妹也

以歸聲二伯二以其外弟爲大夫

外弟

管于奚之子也、爲魯大夫、箋曰、此外弟外妹是謂出母之子女、與舅之子曰外兄弟不同、此卽漢人以異父同母之子爲昆弟所爲濫觴也、而嫁其外

妹於施孝叔、

孝叔、魯惠公五世孫、
叔、施父四世孫、施父見桓九年、

郤犢來聘、求婦於聲伯、

箋曰、婦、妻也、卽夫婦之婦、施氏婦亦言妻也、

聲伯奪施氏婦以與之、婦人曰、鳥獸猶不

失儷、

儷、耦也、
儷相照而見、故此略文不曰婦人謂施氏耳、儷力計反、

子將若何、曰

吾不能死亡、

言不與郤犢婦、懼能忿致禍、
不與郤氏婦、恐怒而致禍、所謂不能庇其伉儷也、

婦人遂

行、生二子於郤氏、郤氏亡、晉人歸之施氏、氏逆諸河、沈

其二子、

沈之於河、

婦人怒曰、已不能庇其伉儷而亡之、

伉、敵也、
箋曰、已、音

以、與又對、其與人對、伉是相當之言、故解爲敵、伉儷者言相敵之匹耦也、亡、失也、謂爲人所奪也、

又不能字人之孤而殺

之、

字、愛也、
曰、字、育也、

將何以終、遂誓施氏、

約誓不復爲之婦也、傳言郤犢淫縱、所以亡也、
箋曰、郤犢何欲此已醺

之婦、蓋來聘而聞其美、故使聲伯奪之也、聲伯於魯表表有聞、豈奪人婦以與人者、孝叔於魯、傳載其卜宰事、未有違德、蓋郤犢之勢力、足以震懾魯臣、死亡立覩、此聲伯孝叔無可控訴之苦衷、而不得不覩顏應命也、子將若何、施氏能庇固善、不能庇而能死、則婦人亦竟不行矣、迨其畏死、而婦人始行、含羞忍恥、無非欲保全施氏、一問一答、總是分別時淚落腸斷語、傳序聲伯之母、所以序施氏之婦、序施氏之婦、所以序郤犢之暴、而其所以亡、可以見也、十六年郤犢私於聲伯曰、吾與子國親於公室、曰吾爲子請邑、亦與此傳應

而嬖之姻家相狎暱亦見矣此傳言卻嬖之奪卻至之爭十三年言卻錡之不敬而三卻亡人皆具矣苦成叔傲又出十四年夏季文子如晉

報聘且泣盟也也故但書來盟舉重略輕也也卻嬖文子交盟魯晉之君其意一周公楚惡惠襄之

偏也惠王襄王之族箋曰周公楚且與伯與爭政伯與周卿士箋曰與釋文本亦作與伯

與出襄不勝怒而出及陽樊陽樊晉地王使劉子復之盟于鄆而

入三日復出奔晉王既復之而復出所以自絕於周為明年周公出奔傳鄆周邑也秋宣伯聘于齊

以脩前好鞏以前之好箋曰去年靈公立故初聘也是時齊當新敗亦未敢抗晉但恐晉不足恃則齊將乘間而為構怨之師故修好焉此行父僑如

所以相繼為晉卻至與周爭鄆田鄆溫別邑今河內懷縣西南有鄆人亭箋曰溫大名也襄王賜晉文溫田狐溱陽

處父皆食邑于此後為卻氏私邑故卻至號曰溫季周溫地未盡賜晉故與卻至爭鄆田鄆田在今河南懷慶府武陟縣西南王命劉康公單

襄公訟諸晉卻至曰溫吾故也故不敢失言溫卻氏舊邑劉子單

子曰昔周克商使諸侯撫封各撫有其封內之地蘇忿生以溫為司寇

與檀伯達封于河蘇忿生周武王司寇蘇公也與檀伯達俱封於河內箋曰檀周邑在今河南懷慶府濟源縣境蘇氏

即狄又不能於狄而奔衛事在僖十年箋曰能猶卿也卿順適也見尚書柔遠能邇鄭注襄王勞

文公而賜之溫

在僖二十五年

狐氏陽氏先處之

狐漆陽處父先食溫地

而後及

子若治其故則王官之邑也子安得之

箋曰王官謂蘇忿生也因他一故字言在周之故與

在晉之故以破之其實鄒田自有限段屬周不屬晉郤氏不當與爭也

晉侯使郤至勿敢爭

傳言郤至貪所以亡箋曰郤至以

列國大夫敢與王室爭地王勿能斷使卿訴於晉畏晉強也

宋華元善於令尹子重又善於欒武

子聞楚人既許晉糴棧成而使歸復命矣

在往

冬華元如

楚遂如晉合晉楚之成

爲明年盟宋西門外張本箋曰爲合成故如楚如晉也與明年克合晉秦之成對此爲虛事爲結語彼

爲實事爲起語

秦晉爲成將會于令狐晉侯先至焉秦伯不肯涉河

次于王城

箋曰令狐見僖二十四年王城見僖十五年

使史顆盟晉侯于河東

史顆秦大夫

晉卻欒盟秦伯于河西

就盟王城

范文子曰是盟也何益齊盟

所以質信也

齊一心質成也箋曰齊是齊戒之齊肅也凡盟必肅敬故謂之齊盟質正也正諸鬼神也

會所信之始

也

箋曰所地也約會之所乃二國質信之始也

始之不從其可質乎秦伯歸而背晉成

爲十三年伐秦傳箋曰秦每援楚以困晉聞晉楚將成因有爲成之志其遲疑不決者以晉楚之交可得而間也

經

十有二年春、周公出奔晉、

箋曰、尹氏召伯毛伯奔楚亦不名、與諸侯異例、殺召伯毛伯亦不名、王子瑕王子朝不得不名、

夏、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

瑣澤地闕、箋曰、瑣澤公羊作沙澤、瑣沙音得、相轉、定七年左傳以沙爲瑣、則此年公羊以瑣

爲沙、非無據也、或又加澤字者、如榮一名榮澤耳、杜於定七年云地在陽平元城、於此云地闕、是未考沙瑣沙澤瑣澤同是一地耳、詳定七年、

秋、晉人敗

狄于交剛、

交剛地闕、箋曰、書人、大夫將也、是時赤狄之種盡絕、故中國直名白狄爲狄、不復別之、如赤狄之在閔僖之世也、交剛在今山西隰州境、傳

云狄人侵晉、侵則已入晉境、非狄地矣、或以爲狄地者非也、

冬十月、

傳

十二年春、王使以周公之難來告、

周公奔在前年、

書曰、周公出奔

晉、凡自周無出、周公自出故也、

天子無外、故奔者不言出、周公爲王所復、而自絕於周、故書出以罪之、箋曰、

注罪字、宋本作非、

宋華元克合晉楚之成、

終前年事、箋曰、起下會盟也、杜誤、

夏五月、晉士

燮會楚公子罷許偃、

二子楚大夫、箋曰、合晉楚之成、范文子之本謀也、晉語云、文子成晉荆之盟、豐兄弟之國、使無有間隙、

癸亥盟于宋西門之外、

箋曰、晉楚同盟不書、至襄二十七年始書之、

曰、凡晉楚無相加

戎、好惡同之、同恤菑厄、備救凶患、

箋曰、宋本厄作危、菑音災、

若有害楚、則晉

伐之、在晉楚亦如之、交贄往來、道路無壅、

贄、幣也、箋曰、交贄往來、謂聘使來去也、今之

諸侯分屬晉楚，故互禁道路之暴，遂及其不協不庭。此言之序也。石經宋本並壅作雍。周禮秋官有雍氏，惠棟云：古壅字皆作雍，無從土者。說文作譙。謀其不

協而討不庭

討背叛不來在王庭者。箋曰：不協不相睦也。故曰謀不庭有罪。故曰討不庭只是畔違不相期會者，宜指霸主之庭，不當作王庭。凡諸

侯朝聘皆成禮於庭中，故欲同討不來庭者。

有渝此盟，明神殛之。

殛，誅之。

俾隊其師，無克

胙國

俾，使也。隊，失也。箋曰：隊猶隕也。隕亦失也。胙，福也。福胙之胙，祭肉之胙，本是一義。周語天地所胙，又曰胙四岳國命爲侯伯。

鄭伯如

晉聽成

聽猶受也。晉楚既成，鄭往受命。箋曰：鄭伯貳於楚而執於晉，既歸未有適從，至此晉楚成矣。天下有兩屬之勢，則成後不可無一成命也。故往而聽之。

會于瑣澤，成故也。

晉既與楚成，合諸侯以申成好。箋曰：公之止於晉，以其疑貳於楚也。既歸而未繼見，至此二國成，故來會也。此傳主魯

晉而應十年羅茂未反，曾鏞曰：西門之盟，傳載其事，不見于經。瑣澤之會，經書魯與晉衛而不及鄭伯，傳載鄭伯如晉而不及魯衛，且合晉楚者宋，而宋不與盟，愚觀此傳，惟宋華元克合晉楚之成，故晉士燮楚公子罷盟于宋西門之外也。惟盟爲晉楚之成，其盟曰：晉楚無相加戎，故未及他國。宋亦不與也。惟晉既與楚成，鄭爲晉楚所交爭，故鄭伯先如晉聽成也。是二者以外大夫特相盟與外相如，經多不書。左氏爲釋瑣澤之會，因備載之，凡以明魯與晉衛會于是者，其故以此。故曰會于瑣澤成故也。其不言公會晉侯衛侯者，傳本釋此節經文，故第言瑣澤之會，不消再序公會晉侯衛侯也。其曰于宋西門，曰如晉，曰于瑣澤，地各不同，劃然三事。此後晉卻至如楚，楚公子罷如晉，彼此泣盟，事致詳悉。若十五年楚子伐鄭，子囊曰：新與晉盟而背之，十六年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申叔時曰：今楚內棄其民，外絕其好，瀆齊盟而食話言，皆指此傳事言也。

狄人

間宋之盟以侵晉，而不設備，秋晉人敗狄于交剛。

箋曰：敗狄備書，幸中

國之猶能
自強也

晉卻至如楚聘且蒞盟楚子享之子反相爲地室

而縣焉

縣鐘鼓也。箋曰：爲樂室於地之下，而縣鐘鼓，又有編磬，杜不言者，舉大以包小耳。

卻至將登

登堂

金奏作

於下

擊鐘而奏樂。箋曰：作樂謂之奏。奏樂先擊鐘，鐘以金爲之，謂之金奏。詳襄四年。凡升歌在堂上，鐘磬之等並在堂下，故臯陶謨下管鼗鼓，合止祝敔，笙鏞以

間。禮兩君相見，入門而縣興，升堂而樂闋，又賓入大門而奏肆夏，大抵朝賓入門而奏樂，聘客則至庭乃奏，又縣當在庭，今地室而縣，將登金奏，欲以驚賓耳。

驚而

走出

箋曰：卒聞地下鐘聲，出其不意，故驚而走出也。君子疾趨而不走，禮有趨出，國賓而走，其驚遽失容可知。

子反曰：日云莫

矣

箋曰：聘義曰：莫人倦，與日幾中而后禮成對，非日之夕也。釋文：莫本亦作暮。說文云：暮，日且冥也。从日在艸中，今俗加日作暮。

寡君須矣

箋曰：

須待也。

吾子其入也，賓曰：君不忘先君之好

箋曰：文公爲公子，成王以周禮享之，九獻庭實旅百。

文公之季年，楚鬬章請平，陽處父報之。邲之後，莊王亦聘于晉。

施及下臣，貺之以大札，重之以備樂

貺，賜也。箋曰：徐聽而始知其爲樂，飾辭辭樂，以匿其驚走之意。

如天之福，兩君相見，何以代此，下

臣不敢

言此兩君相見之禮。

箋曰：徐鼎曰：周禮春官鐘師掌金奏，凡樂事以鐘鼓奏九夏。杜子春云：王出入奏王夏，尸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四方賓來

又穆叔如晉，金奏肆夏之三，不拜。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使臣弗敢與聞。外傳曰：金奏肆夏繁遏渠，按經典惟夏始言金奏，蓋夏者大也，樂之至大者也。九夏之中，王夏而外，莫先於肆夏，其尤重者也。惟天子享元侯用之，詩譜疏引仲尼燕居兩君相見升歌清廟下

管象以爲元侯相見之禮不歌肆夏避天子也此說甚是清廟云升歌知金奏肆夏之獨爲天子享元侯樂矣然則兩君相見尙不金奏肆夏今卻至之言似兩君相見可金奏者蓋是時典禮已亡晉既得援牧伯之禮爲元侯楚更僭妄饗賓之時用之已率爲常矣至大夫則尊卑懸絕其金奏肆夏之非禮猶能辨之故卻至曰重之以備樂兩君相見何以代此是不敢當金奏肆夏之禮也郊特牲曰大夫之奏肆夏也由趙文子始也卻至在趙文子前則此禮猶未改也又燕禮記云若以樂納賓則賓及庭奏肆夏康成云卿大夫有王事之勞者則奏此樂焉明是尊王事故敬其臣而上取之非燕饗通用之樂也

子反曰如天之福兩君相見

無亦唯是一矢以相加遺焉用樂

言兩君戰乃相見無用此樂箋曰射而中之曰加女曰雞鳴詩弋言加

之加飛雁之上也此因束帛加璧之加兩義相攝成辭耳子反意言晉楚並是大國不肯相朝唯戰乃相見其相見之時唯當用一矢以相加遺耳子反欲驚卻至使狼狽而其策行矣見卻至之口給遂故作此不情之語以試卻至耳然不恭意象便非忠信交鄰之道故文子決其無禮食言也寡君須矣吾子其

入也賓曰

傳諸交讓得賓主辭者多曰賓主以明之

若讓之以一矢禍之大者其何

福之爲

箋曰言若二國有相責讓之煩言而以一矢相加遺此禍之大者其何爲福乎何福之爲與何臣之爲一語例

世之治也諸

侯間於天子之事則相朝也

王事間欽則脩私好箋曰敬共王事暇則相朝以脩和好注謂王事間欽則修私好此

春秋後事非治世所行也不可從

於是乎有享宴之礼享以訓恭儉

享有體薦設几而不倚爵盈而

不飲肴乾而不食所以訓恭儉箋曰享主禮讓若飲食止於足以講禮不厚其味故稱恭儉耳不必以不飲不食作解享饗之假借詳宣十六年

宴以示

慈惠

宴則折俎相與共食

恭儉以行礼而慈惠以布政政以礼成

箋曰慈惠

之政必以共儉之禮成今楚失享大賓之禮故先風切之

民是以息百官承事朝而不夕

不夕言無事箋曰

且見君謂之朝莫見君謂之夕朝禮備夕禮簡卿大夫莫夕于君當亦朝服禮記鄉飲酒義云朝不廢朝莫不廢夕乃是常禮

此公侯之所以

扞城其民也

扞蔽也言享宴結好鄰國所以蔽扞其民

箋曰扞即干楯不可解為蔽城城郭也干城二者皆所以扞蔽其民此明以公侯為民之干

城然公侯尊貴之極豈能躬為干城亦督率其武夫以供干城之用耳

故詩曰起武夫公侯干城

詩周南之

風起起武貌干扞也言公侯之與武夫止於扞難而已至俱是武夫也因一矢加遺之言直引武夫之詩夫武夫力而為公侯之干城此即公侯之所以能為民干城也

及其乱也諸侯貪冒侵欲不忌

箋曰二句是恭儉之反

爭尋常

以盡其民

八尺曰尋倍尋曰常言爭尺丈之地以相攻伐曰此慈惠之反尋常喻其少故杜云爭尺丈之地

略其武夫

以為己腹心股肱爪牙

略取也言世乱則公侯制禦武夫以從己志使侵害鄰國為搏噬之用無已箋曰二句百官不夕公侯

干城之反

故詩曰起武夫公侯腹心

舉詩之正以駁乱義詩言治世則武夫能合德公侯外為扞城內制其腹

心箋曰武夫為公侯之腹心以逞無疆之欲也公侯貪冒則其腹心如餓豺狼矣所引二詩分屬治亂此上文曰及其亂也略其武夫以為己腹心股肱爪牙即繼之以此詩則所謂公侯之腹心者非治世之美辭矣古人說經大抵斷章取義杜蓋謂一篇之中分屬治亂於義不安故云舉詩之正以駁亂義然世治則腹心亦治世亂則腹心亦亂而武夫

爲腹心、治亂一也、今以徵亂世之事、故義與詩反耳、天下有道、則公侯能爲民干城、而制其

腹心、

箋曰、制其腹心之欲也、所謂以禮制心者、

乱則反之、

略其武夫、以爲己腹心爪牙、箋曰、盡其民以縱己欲也、說世之亂者、因地室

金奏與一矢加遺、以譏楚人好亂而不

今吾子之言、乱之道也、不可以

爲法、

箋曰、卻至素非知禮者、而以禮責子反、情文斐然、說到治亂關係、尤能令楚君臣竦聽、享宴二字、乃天王所以詔士會者、至此卻至皆能娓娓言之、以折強鄰

之無禮、可知禮不可一人不知、而武子講求典禮之功大也、

然而吾子主也、

箋曰、傳於卻至言賓、而子反不言主、于卻至語中、補點自足、石

經宋本俱無而字、

至敢不從、遂入卒事、歸以語范文子、子二曰、無礼

必食言、

箋曰、食言是將背盟也、與申叔時所謂瀆齊盟而食話言應、通篇總寫楚之無禮、地縣金奏、是無禮之事、一矢相遺、是無禮之言、爲楚之背盟及鄢陵之

戰作引也、

吾死亡無日矣夫、

言晉楚不能久和、必復相伐、爲十六年鄢陵戰張本也、箋曰、兵者危道也、故謂戰爲死亡、石經宋本並

無亡字、

冬楚公子罷如晉聘、且泣盟、

報卻至、

十二月晉侯與楚公

子罷盟于赤棘、

晉地、箋曰、出盟、敬也、襄三年盟于長檣同、

十有三年、春、晉侯使卻錡來乞師、

將伐秦也、侯伯當召兵、而乞師、謙辭、

三月公如

京師、

伐秦道過京師、因朝王、箋曰、如京師即朝於王也、京師爲天子之居、凡朝必至焉、故言如而朝自見、若王所則非常朝之所、故踐土河陽言朝而不言如耳、

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

人、滕人、伐秦、

箋曰、此記實之辭也、若在他國、當不書自某、特稱自京師、蓋重王都也、凡書遂、有始重而後輕者、有始輕而後重者、僖四年公會齊侯云

云、侵蔡、蔡潰、遂伐楚、伐楚此本謀也、而書遂、與此同、夫九諸侯伐秦、天下之大舉也、書曰、自京師、遂、則如京師亦為伐秦便道、朝王者自見矣、下文亦曰、公至自伐秦、曹

伯盧卒于師、

五同盟

秋七月、公至自伐秦、

無傳

冬葬曹宣公、

傳

十三年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將事不敬、

將事、致君命

孟獻子

曰、郤子其亡乎、礼身之幹也、

箋曰、幹、脊骨也、昭二十五年、樞柎藉幹注、幹、脊骨是也、無脊骨則不立

敬身

之基也、郤子無基、

箋曰、基、以墻屋為喻、禮者敬而已、行禮而不敬、故曰無基、不敬、何以行禮、無基則墻屋必覆、語至此小歇、下以且字轉送

且先君之嗣卿也、受命以求師、將社稷是衛、而惰、棄君命

也、不亡何為、

郤錡、郤克子、故曰嗣卿、為十七年晉殺郤錡傳、

箋曰、三月公

如京師、宣伯欲賜、

欲王賜己、朝王之事、以為己力也、

請先使、王以行人之礼

二焉、

不加厚、箋曰、行人、使人也、以使人之禮、禮之不從聘者之賜禮也、周語、王遂不賜禮、如行人、韋注、如使人之禮、無加賜、周語上曰、先聘且告、下曰、禮如行人、

則不如聘者、而如告者也、

孟獻子從、王以為介、而重賄之、

介、輔相威儀者、獻子相公、以礼、故王重賜之、箋曰、

聘禮賓舍于郊、公使卿贈如覲幣、下大夫贈上介亦如之、是介有贈賄之禮也、宣伯宜爲介、而欲賜先使、王已以行人禮宣伯、則使獻子爲介、而不使宣伯也、傳記宣伯之陋、

公及諸侯朝王

箋曰、九諸侯會同于京師、蓋東遷以來希覲盛事、公以三月往、以五月發、掩留亦久、

遂從劉康公

成肅公會晉侯伐秦

劉康公王季子、劉成二公不書、兵不加秦、箋曰、成郕通用、郕出隱五年、成肅公疑郕叔武之子孫仕於王朝、

如周召之類是也、路史國名紀五云、成乃周地、與郕之爲成異、則成其采邑、未詳孰是、征伐不書王臣、是例也、蓋諸侯以師衆會、王官監臨之而已、故莊十四年始書單伯會伐宋、而書會王官伐某始在成十六十七年、此二年天子三降卿士以蒞師、實非常也、故特書之、其後定四年召陵之會、晉使劉子主之以侵楚、故書、凡春秋四見、他皆不書、兵會書王官者、皆非常之例也、杜注不是、

成子受賑于社不敬

賑、宜社之肉也、盛以賑器、故曰賑、宜出兵祭社之名、箋曰、賑、賑通、說文云、盛

以蜃故謂賑、段玉裁校本、注賑器作蜃器、是也、賑、社稷宗廟之肉、分而言之則賑是社稷之肉、賑是宗廟之肉、故劉子曰、祀有執賑、戎有受賑、其實宗廟社稷器、皆飾用蜃蛤、故掌蜃云、祭祀共蜃器之蜃、注云、飾祭器、是其祭器皆飾以蜃也、蜃、大蛤也、

劉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

生、所謂命也

箋曰、吾聞二字、便見得老師宿儒之傳、不是康公口中語、中者正也、淮南子主術篇、是以中立、高誘注、中正也、儀禮聘禮篇鄭注、門中門

之正也、是古謂正爲中、民受天地中正之氣以生、對鳥獸虫豸受偏氣以生而言、此所謂天命者、而爲萬物之靈在此、命有二焉、一謂天付人以五常之德、此所謂命是也、一謂天付人以吉凶禍福、子夏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是也、養以之福、敗以取禍、語其常也、閒有雖養而不得福者、均之天所付、仍亦謂之命、

是以有動作

礼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

箋曰、動作即進退周旋也、襄三十一年、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亦同、禮義如達道五之有倫是也、

威儀卽上下貴賤之風采是也。天命我以天地之中，我守其則而不愆，所以保定天命也。子貢曰：何以爲此中？子曰：禮乎？禮，夫禮所以制中也，則者禮也。故下文曰：勤禮，能

者養以之福。

養威儀以致福。箋曰：養是養所受之中，蓋敬慎於上六則，乃所以養此中也。養以之福，正與下句敗以取禍相對成文。漢書律歷志援

此文亦作能者養以之福。師古注之往也，往就福也。此傳正義之往也，謂將身向福也。漢酸棗令劉熙碑，猗與明哲，秉道之樞，養以之福，維德之隅。漢唐舊本當如此，至開成石經，始誤倒作養之以。不能者敗以取禍，箋曰：福則人之所欲，作往就之辭也。禍則人之所惡，作自來之語也。是

故君子勤礼，小人盡力。

箋曰：勤禮卽所以養命也。禮不下於庶人，盡力以勤其業，又禮意也。君子小人以位而言。

勤

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

箋曰：致猶極也。致哀致嚴致憂致味，皆言盡之其所至。爾雅：敦勉也。敦篤當解爲敦其篤。

方與上致敬句相對。

敬在養神，篤在守業。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

膳。

膳，祭肉。箋曰：祭肉有燔而薦者，因謂祭肉爲膳也。詩云：爲俎孔碩，或膳或炙。又曰：旨酒欣欣，燔炙芬芬。毛傳：傳火曰燔，是也。執膳受脰，俱是於祭末受而執之，互相見

也。說文：炙部，燔作燔。云：宗廟火孰肉，从炙，番聲。今燔作燔，由隸省也。蓋省火存肉，則爲膳。省肉存火，則爲燔也。

戎有受脰，神之

也。

交神之

今成子情，棄其命矣。

情，則失中和之氣。箋曰：棄己所受之天命也。情，不敬也。不敬，不中也。何以定命。

其不反乎？

爲成肅公卒于瑕，張本。箋曰：厲公頗知尊周之義，意欲請二卿會伐，以王命服秦，故率諸侯朝王。傳曰：公及諸侯，則晉侯與朝矣。故二卿率

之以宜於周社也。林注以爲傳云：會諸侯伐秦，明晉侯不與朝王，夫晉不朝王，諸侯誰朝王者，可謂誤矣。

夏四月戊午，

箋曰：與五月丁亥六

月丁卯相映帶、晉侯使呂相絕秦、呂相、魏錡子、蓋口宣命也、箋曰、前二年所以書月日也、盟于令狐、距殽之戰四十八年而和、今又

絕之、呂相即魏相、見十八年、魏錡亦稱呂錡、見十六年、注命也、宋本作己命、**曰昔逮我獻公及穆公**晉獻公秦穆公、箋

曰逮日逮夜箋曰、二字連上為句、**相好、**連上為句、**勦力同心、**箋曰、說文、勦、并力也、从力、參聲、書云聿求元聖與之勦力、其字从力、或本作戮、誤、詛楚文又作繆力、蓋古字

假借、國語補音引、韋康云、勦音留、**申之以盟誓、重之以婚姻、**穆公夫人、獻公之女、

天禍晉國、文公如齊、惠公如秦、辟驪姬也、不言狄、梁、舉所恃大國、**無祿獻公即**

世、箋曰、無祿猶言無福、越語先人就世、韋注、就世終世也、就即同義、就訓為成、成字有終卒之義、故韋以終世釋之、**穆公不忘舊德、**

箋曰、舊德三出、此舊好也、**俾我惠公用能奉祀于晉、**僖十年秦納惠公、**又不能成大**

勳、而為韓之師、僖十五年秦伐晉、獲惠公、**亦悔于厥心、用集我文公、**集成也、

是穆之成也、成功於晉、箋曰、受不能成大勳之成、**文公躬擐甲胄、**箋曰、在身曰甲、在首曰胄、經典皆言甲胄、

秦世已來始有鎧兜鍪之文、古之作甲冑用皮、秦漢已來用鐵、鎧鍪二字皆從金、蓋用鐵為之、而因以作名也、**跋履山川、**草行為跋、箋曰、跋履猶踐履

也、草行為跋是對水行為涉而言、杜乃以解此文、非也、**踰越險阻、征東之諸侯、**箋曰、征、征伐也、秦居西、故以諸侯為東、

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諸秦、則亦既報舊德矣、箋曰、此舊恩也、雖上文複出、而義則